

精 神 分 析 经 典 译 丛

健全的社会



THE SANE SOCIETY

[美] 埃里希·弗罗姆 著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主 编：孙名之

副主编：陈收 李肇翔 金锋

健全的社会

THE SANE SOCIETY

[美] 埃里希·弗罗姆 (Erich Fromm) 著

王大庆 许旭虹 李延文 蒋重跃 译

际文化出版公司

ERICH FROMM

埃里希·弗罗姆

1900年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曾在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所工作，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1933年赴美讲学，开设私人诊所。1974年移居瑞士，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1980年卒于瑞士洛迦。

弗罗姆是精神分析学家，又是哲学家，是当代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权威，影响广大而深远。继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之后，弗罗姆提出的“社会无意识”，成为了无意识理论发展史上树立的第三个里程碑。他提出的精神分析学说无论在人格理论、梦的分析、精神治疗以及伦理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融合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和宗教等多种学科的思想成果，来探索人性和灵魂的奥秘，在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中可谓独树一帜。

ERICH FROMM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审订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韦尔立	王逸明	江 红	孙进军	陈杰平
李乃庄	李正堂	李海燕	李荣贵	李 璞
张贵来	杨 华	崔曙光	曾 林	傅芝发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

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 18 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

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 年 12 月

健全的社会

[美] 埃里希·弗罗姆 著

王大庆 许旭虹 李延文 蒋重跃 译

目 录

前 言	(5)
第三次印刷附言	(9)
第一章 我们的精神是健全的吗?	王大庆 译 (11)
第二章 社会可能患病吗? ——社会正常状态的 病理分析	王大庆 译 (19)
第三章 人类的状况——人本主义心理分析的关 键问题	王大庆 译 (27)
第一节 人类的状况	(27)
第二节 存在于人类生存条件之中的需要及其矛 盾	(31)
第四章 精神健康与社会	王大庆 译 (63)
第五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	王大庆 译 (72)
第一节 社会性格	(72)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结构和人的性格	(76)
第六章 其他诊断	许旭虹 李延文 译 (176)
第一节 19 世纪的诊断	(176)
第二节 20 世纪的诊断	(183)
第七章 各种诊治方案	许旭虹 李延文 译 (195)
第一节 极权主义的偶像崇拜	(198)
第二节 超级资本主义	(199)
第三节 社会主义	(204)
第八章 通向精神健全之路	许旭虹 李延文 译 (217)

4 健全的社会

第一节 一般的方法	(217)
第二节 经济的转型	(222)
第三节 政治的转型	(273)
第四节 文化的转型	(277)
第九章 归纳——结论	许旭虹 李延文 译 (286)
附：1991 年伦敦增订版导言	大卫·英格莱比 (294)
	蒋重跃 译
(一) 弗罗姆小传	(298)
(二) 《健全的社会》的观点	(302)
(三) 对弗罗姆观点的评论	(314)
(四) 弗罗姆的著作在当代的意义	(326)

前 言

本书是我 15 年前写作的《逃避自由》一书的续篇。在《逃避自由》里，我力图表明，集权主义运动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那就是逃避人们在现代世界里获得的自由；现代人脱离了中世纪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可却没有在理性和爱的基础上运用他们的自由建设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而是以顺从领袖、种族、宗教的方式寻求新的安全感。

在《健全的社会》中，我又力图表明，20 世纪民主制度下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形成了对自由的又一次逃避，对这次逃避的分析，是围绕着异化概念进行的，它构成了本书的主要部分。

从另一个方面说，《健全的社会》不仅是《逃避自由》的继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又译《自私的人》、《人人为己》等）的继续，因为就与本书主要论题的关系而言，两书都探讨了具体的心理机制。《逃避自由》主要讨论了专制性格问题（如虐待狂、被虐狂等），《为自己的人》则提出了关于性格的各种倾向的观点，以一种人际关系观念中的性格进化概念取代弗洛伊德的里比多发展图式。在《健全的社会》中，我努力更加系统地发展我在此称之为“人道主义的心理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很自然地，早些时候阐述的老观点不能略去，但也只能简要地概述，而把更多的篇幅留给我在近几年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

我希望我从前作品的读者很容易地理解，除了一些变化，

还有我原来思想的继续发展，形成了人道的心理分析的主题：人的基本情感不只来源于他的本能需要，还来源于人类存在的具体条件，来源于寻找一种新的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人类之成为人类以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原始的关系，它在人类迈入人类社会的门槛时就丧失了。尽管在这个方面，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这些观点还是建立在他的基本发现之上的，并且是在弗洛伊德那一代人的思想和经验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毋庸讳言，本书包含了对弗洛伊德的批评，这些批评有时是含蓄的，有时又是公开的，但是我认为在此有必要明确指出，心理分析的某些发展趋势中隐藏着较为严重的危险，一些人在批评弗洛伊德体系的错误时，却连同这些错误一起抛弃了其中一些最有价值的部分：如他的科学方法、他的进化观念、他把无意识作为真正非理性的因素，而不是错误观念总和的观点，这些都是最有价值的。此外，还有一种危险，即心理分析丢掉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另一个根本优点，那就是公开向常识和舆论挑战的勇气。

最后要说明的是，《健全的社会》以《逃避自由》中使用的纯粹批判性分析作为出发点，把为一个健全社会如何发挥自己的功能提出具体的建议作为目标。本书最后这部分的主要观点并非认为，作者提出的每项建议都一定是“正确的”，而是指出只有当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同时进行变革时，进步才会发生；任何进步，如果单纯局限于某一领域，那么对全面进步来说都是有害的。

对许多朋友我深表谢忱，他们阅读了本书手稿，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和批评，使我受益良多。我特别要提到他们中的乔治·福赫斯（George Fuchs），他在我写作本书期间逝世。原来，我俩计划共同写作这本书，可是由于他长期患病，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然而，他的帮助仍然是巨大的。我们曾经多次长谈，他还给我写过许多信件和便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理论的

问题上，这些信件和便笺帮助我澄清自己的思路，有时使我的思想得到修正。虽然我在行文中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却远不足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向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卫生部的负责人哈格里维斯博士（Dr. G. R. Hargreaves）表示谢意，感谢他在搜集酗酒、自杀和凶杀的资料方面给予的帮助。

埃·弗罗姆

第三次印刷附言

我想借《健全的社会》这次重印的机会澄清一下某些读者的误解：即我对法国的工团（**Work Communities**）做了详细描述是因为我想表明，尽管有意识形态的不同，人们仍然可以在一起创造性地劳动、共同承担责任、获得休戚与共之感，——而且同时，能够经济地生产，这些都是可能的。

其实，我讨论这个问题并非因为我认为现代工业社会能够沿着这些道路组织起来。在这方面，我认为，南斯拉夫体制表现了在国家组织中工人自治的可能性。我只讨论法国的例子是因为，它们在最初年代里表现了不可思议的结果，即工业社会中工作的人道化是可能的。

埃·弗罗姆